

□ 名师轶事

把好吃的东西给爸爸送去，痴情的妈妈总是在想着，等着，不住地巴望病房的房门，希望爸爸能够走进来，她是多么想再见爸爸一面啊！

近五十年过去了，人生总要经历各种坎坷和痛苦，但悔恨的滋味仍然是难受而无奈的。今天，爸爸、妈妈已经离我们而

去，逝去的東西也不可能复生，就让我们用这篇记录事实和历史的回忆来纪念父母，告慰读者吧。所以要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们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而对于爸爸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关于爸爸妈妈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应该是有意义的。

水木清华亲砚席

——清华 23 级后人上海聚会

○刘伟华

7月下旬我从香港到了久违的上海，十多年前来沪时浦东机场还未建成，这次是第一次踏足新机场，感到新鲜和兴奋。坐在出租车厢里，环顾城市景色，心里充满了期待，我将在上海与清华 23 级的后人见面。自 1983 年首次到大陆后，我目睹二十多年来国家发展的巨大变化、冲击和挑战，这是国家在 20 世纪末再次启动现代化改革

后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最重大影响。中国在 19 世纪推行的洋务运动，试图将中国的落后封建体制，主要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加以现代化，可惜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将封建帝制革除，但没有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习气改变，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在新的共和政制出现的同时，也可将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素质改变，使国家成为一个现



月一日抵达西雅图时下船前留影
清华学校二三级于一九二三年九

代化的民主生命体，与先进国家互相映照。这种现代化的思想泉源主要是来自西方思想，影响着无数的先进青年，特别是以美国部分庚子赔款退还金钱建立的清华学校，培育出一批又一批融汇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我这次与清华学校 1923 级同学的后人聚会，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一届知识分子群的思想在下一代身上的影子。

杰克逊号上的身影

清华 23 级又名癸亥级，毕业时有 81 名同学，是清华学校历史中人数最多的一届，1923 年放洋留学时有 79 人，同届的梁思成因车祸受伤和王绳祖为了谈恋爱而没有随其他同学出国。这一批年轻人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在 8 月 17 日在上海乘搭美国东方提督航运公司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横渡太平洋，9 月 1 日抵达西雅图。下船前邮轮公司的摄影师为清华同学师生和其他中国同学拍了照片，这两张珍贵的照片纪录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为国家建设的壮志。我从梁实秋女儿梁文蔷和西雅图工业和历史博物馆得到照片，除了寄给北京清华大学校史馆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亦送回给一些同学的后人。时空仿佛瞬间拉近了，我可以想象当癸亥级同学的子女，凝望着自己的父亲，那么年青，那么稚气，那么挺拔，心里欲语而无言，想着他们曲折的一生，感触五味杂陈。可以说这两张照片，如时间的针线将清华癸亥级后人在父辈隐没后缝接上来。

这群清华的同学，最年长的是 1899 年出生的谢奋程，最年少的是 1904 年出生的赵敏恒。他们在上世纪回国后演绎出不同

的人生故事，与中国在封建帝制崩溃后的挣扎和波折的命运交织在一起。2002 年 9 月 9 日，癸亥级同学里最后一人顾毓琇在美国逝世，这群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落幕，但他们的事功和人生命运余音未了，他们有些成为了 20 世纪不同领域的大师。癸亥级同学出生在封建的清朝，父辈有的是士绅阶层和地方贤达，亦有普通家庭，他们重视下一代的知识传授和品格培养，这是中国传统道德传承的一贯方式，亦是维系社会道德的基石。因此，清华学校虽是美式的寄宿学校，课程重视西方知识的学习，但由于父辈自小已教导他们传统文化和知识，所以同学们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强烈，没有出现清朝时留美幼童在美国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

我本身是研究教育的，对清华学校的学制和课程设计特别感兴趣。去年，我与癸亥级麦健曾的儿子麦继强教授见面，也谈到这个教育特点。麦教授从事教育数十年，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退休生物教授，后曾在香港教育学院任教。他是康有为的外曾孙，在清华时康有为的孙儿和梁启超的儿子在同一级，这也是历史的巧合。现在清华校史馆收藏麦健曾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就是麦教授捐赠的。说起清华学校的学制，其独特之处是八年制里包括了初中（中等科四年）、高中和大学部分课程（高等科四年），与美国大学衔接，性质属于留美预备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制。虽说是八年制，但学生入读的年级不同，所以在清华的时间也有差别。因为清华要求严格，学生留班并非异事，孙立人和齐学启便在清华九年，吴文藻在中等科二年级入读，孙瑜在高等

□ 名师轶事

科才考进清华。他们入学时仍在小孩成长阶段，心智尚未成熟，带有稚气，李先闻回忆因害怕在黑暗中到洗手间而在床上撒尿，此虽是小孩的轶事，但足见初入清华时童蒙未开的情状。

清华采用美式课程，讲求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让学生组织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和团体。同学们在长时间的寄宿群体生活中，要磨合省籍、文化、语言、性格、生活习惯等差异，尤以体育教师马约翰强调体育教育，培育学生强健体格和群体意识，所以清华同学的感情比一般走读学校的学生深厚。清华学校在北京郊区，与繁华的市区隔绝，癸亥级同学早年受周诒春校长和陈筱田斋务主任（舍监）的严厉管教，所以起居生活十分规律，学生在校的生活简朴，平日穿着中式长袍，最奢侈只是加添饭菜。这种简朴的生活潜移默化形成学生对金钱的价值观念，梁文蔷曾告诉我清华同学的一个特点是不贪财。麦教授也有同感，他记起父亲曾告诉他，在广州市政府担任过财政厅厅长，这是当时人们认为的“肥缺”，因为可以藉权位从中敛财，但清华教育以不重钱财为尚，重视品德名声，所以虽不是视钱财如粪土，但不义之财不能有。五四运动对癸亥级同学带来很大的冲击，运动发生时他们是中等科的最后一年，已是青年人了，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这场爱国运动使他们思考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出路，亦有开始了解各种主义包括共产主义。

丰富动人的孙立人将军

我对清华癸亥级同学的兴趣源自对孙立人和齐学启救国意识的探究，这是我教

授中国知识分子的课题之一。孙、齐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文武教育，获得土木工程学位，回国立志以军事救国。二人生死相交，情逾手足的情义在今天的人们来看，仿似是《史记》中列传的侠义人物。大江东去，人随着江水消逝于历史洪流中，但崇高的道德精神不会腐朽。历史是由人所创造，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布衣百姓，所以应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人物。孙立人将军在1990年逝世，我无缘与他相见，但我很幸运能与他的家人和部属见面，尤其是孙将军的义子揭钧教授，与我十分投缘，我们年龄虽异，但心灵一致，超越年代的莫逆之交。部属们告诉我很多孙将军的故事，他练兵如何严格，每天要跑五千米；他对美国人不卑不亢，要美国军官向他敬礼才可跟他报告；他用兵如神，如何在原始森林迂回作战；他俯伏地上亲自示范射击；在中秋明月下，他带着他们由上海坐轮船到台湾凤山练兵，从此离开了大陆，离开了家人和故乡，这些真实的故事都是由八九十岁的老人说出，充满了沧桑感。他们有的是华侨，有的是知识青年从军，有的是西南联大自愿从军学生。后来他们成为了大学教授、道路专家、西报记者、公司董事长、将军、上校，只要说到孙将军，便流露出无限的崇敬。重庆国立政治大学知识青年从军的孙国栋教授，在2002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记初次与孙将军见面时便对将军的挺拔英姿印象深刻，他从军生涯里最难忘记的是丰富动人的孙立人将军。孙教授去年过世，三年前我到中文大学探望他时，他已不能行动说话，由护理爱姐照顾。当我拿出有天平兄签名的《缅甸荡寇志》送给他，说我是来送孙立人将军的

书时，他突然有点激动，口中喃喃地说着什么。爱姐对孙教授的事情知之甚详，知道他从军的经历。她说可能是他心里仍惦念着崇敬的孙将军，所以才有此激动反应。太感人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能相信人对人的尊敬是如此深厚。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是含蓄的，将感情收藏在心的深处，一旦流露出来却如澎湃江河。

岳麓山上的“烧饼”齐学启将军

这次上海聚会我再次见到孙将军哲嗣天平兄，风采依然。去年我和齐将军外甥女黄太太到台中时跟安平兄和天平兄见过面，因为我事前向黄太太说得不清楚，闹出了笑话。她以为安平是女生，算起来孙将军的子女应该有七十多岁吧，她特意到香港的赛马会订造了一对精致雕花的放大镜，适合老人家阅读，送给他们作为见面礼。怎料在饭店见面，始发觉安平是男的，他和天平怎算也不够60岁，正当盛年，放大镜无用武之地。在这之前一年，孙、齐两位将军的后人已在香港聚首，当时揭钧教授夫妇从加拿大抵港，我约了他们与黄



左起：李之琚、孙天平、李之珩

太太一起吃晚饭，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陌生感觉也没有，大家言谈甚欢，说起孙将军和齐将军的命运，大家都不胜唏嘘。黄太太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她在回归前曾任职卫生福利司，又当过立法局议员。但很少人知道她的舅舅是抗日名将齐学启将军，我曾说笑谓她是香港名人，在香港知名度甚高，但对全中国人不及您的舅父，只要在网上查看便知道齐将军的名声有多响亮，他是现代的文天祥。

齐将军有四个妹妹，这趟我可以见到另外两位外甥女李之珩和李之琚。我和之琚女士在香港曾一起吃饭，由黄太太做东。她对齐夫人和齐将军妹妹的生活情况十分了解，这次聚会我趁机向她多了解齐将军的事迹。她告诉我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原来齐将军过世后清华同学担心齐夫人往后的生活，所以合资在长沙购买了一间小房子让她有安身之所，这事情可见清华同学手足的感情。齐将军在清华时有“烧饼”的绰号，因他的头扁而圆，之琚女士面额圆圆的，与齐将军相似，只要将二人照片拼在一起看就知道。我们又谈到岳麓山上齐将军的墓地，现在已列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墓是重建的，孙将军在1988年解除软禁后请托湖南籍的旧属彭克立和刘立忠访寻齐将军墓，因墓已被破坏，于是由旧属集资重建。我提议之琚和李之珩女士邀请天平兄明年到墓地致祭，圆了孙将军未竟的心愿。天平兄是爽快之人，一口答应。寄华女士听闻这令人雀跃的消息，也兴奋地表示参加。明年岳麓山上，齐学启外甥女与昔日清华同窗、军中战友孙立人和潘白坚的后人一齐来致祭，三位将军泉下有知，必感欣慰。

□ 名师轶事

公道自在人心

抗战期间，三位清华癸亥级同学在贵州都匀训练税警总团，准备抵御日本侵略，保卫国家民族。三人的命运在往后的人生各异，齐学启在抗战胜利前在仰光监狱被中国叛逆暗算殉国，潘白坚 50 年代在大陆因政治运动中冤枉被枪决，孙立人在台湾因蒋家政权诬陷而被软禁 33 年。三人命途蹇厄，在颠倒黑白的时代里成为悲剧人物，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悲剧命运更突显其对道德的坚持，成就了中国人的灵魂。这次上海聚会里，三位将军的后人第一次聚首一堂，再续上一辈的情谊，岂不美哉！潘将军的三位子女：亚农、长生和寄华，经揭钧教授介绍后，与他们互通电邮多时，今次得见，真有说不完的话儿。都匀练兵时，他们仍是小孩，年纪稍长的亚农在军营内的诚正小学读书，对期间的见闻印象深刻，他给我看他写的都匀回忆，除了流露父子间的亲情，亦描述了军营内生活的一些情况。都匀练兵是

后来名震天下的新一军的基础，三年多的时间里，孙立人、齐学启、潘白坚三位癸亥级同学以及清华学弟王之、贾幼慧等戮力同心，在艰苦的环境下训练如铁的军队，三位将军的夫人张晶英、童锡俊和萧碧澄协助安顿军眷，参与诚正小学的教务，数十年后诚正小学的学生周德容在台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对孙将军和夫人刻骨铭心的怀念。寄华前辈是儿童文学作家，得过冰心文学奖，她告诉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眼见国民党贪污腐化，将接收变为劫收，对政治感到失望，婉拒了好友南京市长沈怡邀请共事，到唐山的开滦矿务局工作。沈怡是留德工程博士，他曾在战后代表南京人民托人在瑞士购买食物包，送给曾拯救无数南京人民的约翰拉贝。沈怡为人正直，得到宋美龄支持而当上南京市长，如果潘白坚留下在南京工作，人生的命运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潘白坚在 1950 年因诬陷为国民党特务被杀害，潘夫人在大陆受到政治运动的迫害，这是冤案，至今仍未平反，但公道自在人心，难道岳飞的莫须有罪名要得到官方平反才证明是冤案吗？



左起：赵维承、孙栋光、陈恕、吴青、潘寄华

我与长生前辈经常通电邮，由于她住在上海，所以我请她帮忙联络在沪的赵维承先生和孙栋光先生。她见我对清华 23 级特别感到兴趣，不时将网上找到的资料传给我。今次她与两位女儿一起参加聚会，唐泳和唐沛之前在电邮中已知道她们的背景。虽是初相识，但我们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对很多话题都有相近的看法。寄华前辈经常向我称赞她的外甥女十分优秀，各有所长，今次得见，所言非虚。我比她们年长，唐沛称我为“刘大哥”，

多了一份亲切感。她在上海外贸大学外语学院担任教授，有一次吴青教授到大学演讲后，她走上前相认。吴教授回北京后告诉我遇见一位她父亲同学的后人，并将唐沛的电邮给我。吴青教授和陈恕老师这次到上海，我请托唐沛代为照顾，又到机场接送，劳苦功高。唐泳从商，闲时喜爱写新诗，与志同道合者创立诗社，有儒商风范。我们在南京东路的苏浙汇吃毕晚饭，时近十点，正是上海“打的”的紧张时候，是故街道上出租车虽多，但不愿停车载客。唐沛当天才从外国回沪，请托我们看顾手提行李后，便为我们发讯息到出租车公司召唤的士，并走到街道前头接应，上海暑气逼人，我们见唐泳奔波劳碌，十分感激。

中国人要做世界公民

吴青教授的父母是吴文藻和冰心，他们是在杰克逊总统号上认识的，当时很多同班同学都羡慕木讷的吴文藻竟然结识到成名的才女。我看吴文藻在清华时候的文章，十多岁的少年，风格已别树一帜，无论是怎样的题目，他都会用一种严肃、理性的手法演绎出来，即使是感性文章，也似是写学术论文。这种为学态度十分适合他后来到美国学习的社会学。他一直希望以教育救国，将西方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应用在中国环境上，改良社会，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我认为他的思想比同级同学更为成熟，五四游行后已接触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文章，但西方民主思想对他思想影响较大。我曾问吴青教授，她的父亲在哪方面对她影响最大，她回忆有一次父亲跟她说：你是做教师的，做事一定要严谨和认真，因为会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

吴青与母亲冰心女士相处时间最久，影响她的人生观至大。今年5月初吴教授到香港出席“中华民族的尊严——从甲午战争到仁安羌大捷”研讨会，我知道她的外祖父是北洋水师军官谢葆璋，所以代表主办机构邀请她到香港演讲。她在会上说了一件往事：1949年后她随父母到东京，因清华学长朱世明时为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邀请吴文藻担任职务。吴青想起在重庆目睹日本军机轰炸，伤亡无数，对日本人有强烈的仇恨心，于是约同一些中国小孩，骑自行车追逐吓唬他们，以泄心头之恨。这件事给母亲知道，她母亲单独很严肃地跟她说：那些日本小孩有没有欺侮你？为什么你要欺侮他们？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不是日本的人民。吴青认为父母教懂她，中国人要做世界公民，要平等，要友爱，要民主，这样才可带来安定和平。

今年7月1日，吴教授获邀请到香港做访问，我约她参加完在深圳的活动后吃晚饭，顺道我带她到香港大学一游。我们在当年孙中山先生重回港大时与师生合照的地方拍照留念，同时到有百年历史的本部大楼参观，期间让我知道一个小秘密，今年是她和陈恕老师的金婚纪念。陈老师5月间也到香港出席研讨会，他是英国文学的专家，谦谦学者风范。我即时有一个主意在上海聚会时办一个小型的庆祝会。我拜托唐沛订蛋糕，在苏浙汇晚饭时与大家一起恭贺陈老师和吴教授金婚之喜。当礼盒打开，蛋糕展现时，大家围着恭贺他俩，都欢喜得如同节庆。这次吴教授和陈老师的儿子陈钢兄也随父母到沪，钢兄在香港已相识，他是业余摄影师，为中新社拍摄新闻照片，很有水平。他为聚会拍了很多

□ 名师轶事

佳作，其中一张照片里，一位后人指着杰克逊总统号上清华同学的合照，认出自己父亲，将这张照片联系两代人的精髓呈现出来。西谚谓：照片胜于千言万语，所言非虚。

拉着船桅绳子的新闻巨擘

赵维承先生是一位画家，身材高大，我有一米八一，他比我还要高。他先一日请我们在燕云楼吃晚饭，我因路不熟所以来晚了，遥见维承先生和小沛已站在店子门口等我。我跟维承先生联络上多得复旦校友会章晓野老师的帮忙，我知道他父亲赵敏恒是复旦新闻系的开创者，所以请校友会将照片转交他的后人。多方探问后始知维承先生就住在复旦大学职员宿舍，他见到两张照片里的年轻的父亲，真是百感交集。维承先生传给我看他的全家照，他的儿子与爷爷的样子很像。赵敏恒在清华毕业时还未满20岁，同级中年纪最少，行

为有点调皮。在杰克逊总统号上的中国学生合照中，他显得很突出，因为只有他斜着身子拉着船桅的绳子。到了西雅图同学要分手，赵敏恒和梁实秋、孙清波、王国华等同学一起乘火车到科罗拉多泉，当听到孙清波说外面全是黄发碧眼的洋人，没有中国人，内心孤独和害怕令赵敏恒趴在床上抽泣，其他同学还说他二十多岁的人，还像个小孩。当时同学很难想象这个内心脆弱的小同学，后来成为路透社的远东司司长，在新闻界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国解放前赵敏恒很有机会到美国，但最后他决定留下来，如很多清华同学一样，心始终系在祖国。我看过他写的两本书：《采访十五年》和《伦敦去来》，知道他很重视中国要拥有本土新闻发布权，这是中国人的尊严；对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的不公义，大胆加以揭露。可惜他在50年代受政治运动迫害，指是特嫌而判以下狱改造。从此赵维承便与父亲隔离，一生无法相见。



参加活动人员合影。左起，第一排（蹲者）：唐沛、孙佳玲、唐泳；第二排（坐者）：潘长生、潘亚农、孙栋光、赵维承、吴青、陈恕；第三排：李之珩、潘寄华、李之琚、赵维承太太、潘亚农太太；第四排：孙天平、刘伟华

维承先生曾给我看一张他四五岁时父亲与他在重庆拍的照片，相片中可爱的小孩今天已是老人家，赵敏恒蹲下抱着儿子的欢愉，成为可待成追忆的惘然。

为流浪小孩出声的导演

维承先生在席上与孙栋光先生言谈甚欢，原来二人是同行，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导演，很多上海艺术界的朋友都互相认识。我想拜见栋光先生很久矣，去年他身体抱恙，我甚为担心，幸得外甥女孙佳玲悉心照顾，健康已恢复过来。今次佳玲陪着栋光先生到来，我一走进饭店房间便认出他们。栋光先生曾为演员、导演，他戴上帽子，衣着轻逸，面相清癯，与父亲孙瑜很像，眼前这位七十多岁的长辈，就是《武训传》里扮演小武训的七岁小演员吗？癸亥级里姓孙的同学特别多，孙立人、孙清波、孙福麟，还有孙成琦，这是孙瑜在清华时的名字。孙瑜是高等科插班生，之前在南开中学读书。同学们很接受这位新同学，他喜爱运动，在重视体育的清华校园里如鱼得水，有一次同学找他代表年级参加四乘一百米接力跑步比赛，这很可能是体育队长孙立人的主意，在将近跑到终点时，他可能因为紧张在跑道上昏倒了，吓得同学们手忙脚乱跑过来搀扶他。清华让同学留美时自由选科，孙瑜对电影很早已产生兴趣，赴美后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孙瑜和孙立人同年出生（1900），同年而卒（1990），见证了上世纪中国的起伏跌宕。二人临终时都有遗憾，孙立人至死国家仍没有还他清白，孙瑜呕心沥血导演的《武训传》没有得到公映。他们热爱国家，关心人民，清华毕业后以不同方式来表现爱国的情感

和思想。在电影艺术上，《武训传》不是孙瑜最高成就的作品，影评界多以1936年拍的《大路》才是他热情澎湃风格的代表作品。他一直希望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表现中国人在战乱困难时期的乐观和爱国精神。在上海电影界他是知名人士，二、三十年代很多著名的演员都和他合作过。栋光先生知道我是香港人，告诉我香港电影公司在90年代初拍摄由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时，找他饰演父亲孙瑜的角色。阮玲玉在1930年自杀结束短暂的人生，生前好友孙瑜为她守灵。新中国成立前后拍摄的《武训传》受到毛泽东批判，孙瑜的人生命运就此改变了。武训行乞办学在民国时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义行故事，在学校教本中也有讲述武训事迹的文章，孙瑜以此为题材拍电影，是想宣扬这种可贵的精神。我看了孙瑜的自传《银海泛舟》，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拍摄《武训传》。栋光先生是上影剧团的退休演员，他与父亲在政治风暴中惊涛骇浪的生活情况，由于聚会时间匆匆，我们未有详谈，但我们能得以相见，已是一大喜事。

今次上海聚会，孙立人长子安平兄以及义子揭钧教授、梁实秋女儿梁文蔷和全增嘏儿子胡庆忱远在美、加，黄太太因腿患，未能赴会，但他们一直关心各后人的动向。原本我已联络上癸亥级同学、建筑大师陈植的后人，可惜不知什么缘故，再没有回复，这是很遗憾的事。希望他们看了这篇文章后，再与我联络。

孙立人、齐学启、潘白坚、吴文藻、赵敏恒、孙瑜，梁实秋、全增嘏等一众同学，他们在上世纪留美回国后，希望将所学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下转第40页）